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传播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以好家风引领新时代职工文明实践，积极打造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化，安徽省总工会特举办“诗意重阳话父母 久久敬亲传家风”主题征文活动。本次主题征文活动获奖作品共22篇，本报将刊登获一、二、三等奖的作品，以此展示职工对于家风的记忆与温情，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编者按：

我的父亲离我而去已经17个年头了。记忆中，父亲是个精瘦的南方汉子，结实的肩、微驼的背，他的后脑勺上有一个小孩子拳头大小的肉包，那时候就觉得好奇怪，也不知道是什么。现在想来，那大概就是脂肪瘤之类的，这个肉包一直伴随他离开人世。

父亲就像一个陀螺，似乎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没见过他停下忙碌的身影，不是修整家里那三间草房，就是打理房前那一片泥场地。我家的柴草垛总是又高又大，有着烧不完的柴火；三间草房墙平草顺、结实亮堂；门前的一大片泥场地，就是靠他捡来的石块铺得平整光滑。特别是雨后，别人家门前会被人和牲畜踩得泥泞不堪，只有我家的门前又干净又敞亮。

父亲没有上过学堂，靠着早年当过学徒的经历，了解了不少历史人物、故事，也认识了不少字，在当时的农村来说，也算得上是“见多识广”的“文化人”了。田间地头，他会告诉我“人勤地不懒”之类的说辞；寒冬腊月围着火盆，他会告诉我“火要虚心，人要实心”之类的道理；水田插秧，腰直不起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不怕慢，就怕站”之类的古训。

特别让我佩服的是，他打一手好算盘，还当上了生产队的保管员。从我背起姐姐们用零碎的花布拼凑缝制的书包起，父亲就毫无章法地指导我练起了毛笔字，悉心教导我打算盘。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能在他的口授下歪歪斜斜地写出“六畜平安”“五谷丰登”“人寿年丰”等吉语，熟练地完成“打百子”“三盘成”“九盘清”等传统算盘技法。可能是父亲的“教育有方”吧，在农村的同龄孩童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父母一共养育了我们5个儿女，我排行老五，所以小名就叫老五。9岁那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我们这个普通农村家庭。排行老三的十八岁的哥哥到镇上送知青老师返城，在公路边等车时遭遇车祸，不幸早亡。这一场劫难，让母亲失魂落魄大半年，父亲的眼神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背似乎更驼了。大姐二姐已远嫁他乡，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家庭，一下子剩下了年幼的我、十四岁的四姐和日益年迈的父母。十几亩的承包地，迫使已上了初中的四姐只能辍学务农。在父母的殷切期望中，作为家中独子的我，两年后被送到县城叔叔家寄宿上学，开始了改变我人生的上学之旅。

我到县城上学以后，父亲进城的次数便多了起来。只要一出门，父亲的肩头就会扛着一条桑木扁担。这条扁担也不知道跟随父亲多少年了，整个扁担就像抹了油一样亮光光的。扁担的中间和两端在肩膀和手掌的长年触摸下已经透出紫红的光芒。每每放学回到堂叔家，只要一看见门旁斜靠着的那条紫红发亮的扁担，我就知道父亲来了。再见到父亲，已看不到了他往日严肃神色，眼神里更多的是喜悦和期盼。他偶尔留下吃饭，更多时候只是叮嘱我几句就匆匆走了。

一个十一岁的少年，眼里噙着泪水目送着他那干瘦的身影和肩头那条紫红发亮的扁担消失在视野里，才怅然转身。我知道，家里还有十几亩农田等着他，体弱的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姐姐是没有办法承担南方肩挑背扛的体力活活的。

我们家离县城有20里路，交通不便，来回都要步行，所以我不是每周都回家。只要我一回家，周一父亲就会送我上学。那时候没有钟表，现在想来也就是凌晨三四时吧，迷糊中听到父亲问母亲：“鸡叫头遍了吧？”随之，就传来母亲压低的声音：“喂，再让老五睡会，还早呢！”当鸡叫两遍的时候，父亲就会催促母亲起来做饭。当鸡叫三遍的时候，便会喊起我。每当我带着倦意来到堂屋时，总能看到堂屋正中的大桌子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和门边收拾妥当的行囊。行囊一般是两个蛇皮袋子，一个袋子装我的口粮和衣物，一个袋子装着农副产品，捎带着去县城卖点钱给我当生活费。那条桑木扁担早已套在了绳套上，横担在两个蛇皮袋子上。

吃早饭，父亲把扁担托在臂弯上，掂了掂，然后沉下腰把扁担放在肩头，腰一挺两个蛇皮袋子就离开了地面。屋外，繁星点点，一轮明月挂在树梢上发出清冷的光。父亲在前，我在后，父子俩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县城进发。除了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和远处的蛙声，好似整个世界就剩下了我们父子。几里路之后，便听到父亲微微的喘气声。我就会劝父亲：“爷，歇歇吧！”父亲总是老调重弹：“不怕慢，就怕站。等走一半再歇。”说完，头一低，脖子一扭，桑木扁担就换到了另一个肩头。两端的蛇皮袋子随着扁担有节奏地上下跳跃着。

东方渐渐泛白了，当最后一缕黑暗被晨光吞噬的时候，我们离县城也越来越近了。父亲弯下腰，放下蛇皮袋子，从肩头取下桑木扁担，担在蛇皮袋子上。我们一人坐在一个袋子上，我扶着膝盖，弯着腰，张着嘴，喘着粗气。再看看父亲，胸口一起一伏，喘气声也更粗了，汗水混着露水，早已打湿了头发，后脑勺上的肉包看上去显得更大了。

当父亲一边给我打气，一边重整旗鼓再次挑担前行时，我多想接下父亲肩头的桑木扁担放在我的肩头。可是，我瘦小的身体和稚嫩的肩头还担不了那个重担。但是，那一刻我深知：父亲那条扁担挑起的不仅是农副产品和我的口粮，更是父爱与责任。这条扁担伴随着他，从乡村挑到定远县城，从定远县城挑到淮北煤矿，把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挑成一个“跃出龙门”走出农村的人民教师。

父亲的一条扁担，挑起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
“爷，您的女儿好想您！好好想想……” (陈斌)

该文获征文活动一等奖

您已变老 我还未归

父母真的老了，这种感觉虽然早就存在，但这一次却让我刻骨铭心，有着酸酸的痛楚。

洪水退去后，我曾回老家探视灾情。

老家的房子经历1991年和2020年两次洪水浸泡，墙体开裂，屋顶漏水，老房成危房，至今不能入住。父母为了守着毁坏的老房和荒废的田地，借住地势较高的邻近亲戚家，不愿离开村子。车子开进了村庄，伴随着一阵狗叫声，留守的老人们纷纷探出头来观望，当看到车没有停在自家门口，老人们才收回了羡慕的眼神，又把目光转向了远方。

低矮的老屋下，父母正在清理门前垃圾，佝偻的身躯，苍白的头发，孤独的眼神……一阵寒风吹过，父亲端起杯子给我倒水，布满裂痕的手一直在颤抖；母亲提着菜篮前往菜园摘菜，仓促的身影显得步履蹒跚。

“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提前准备点土鸡蛋带给孙子吃。”“儿媳喜欢吃柿子，中秋节你们一定要回来采摘些！”临回前，父母反复叮嘱，并不断地将蔬菜瓜果塞满了车厢。“你不是讲自己转业了，怎么还没回来？”车子启动时，父母突然追问我一句。看着父母期待的眼神，我一时难以解释，只能随口说：“快了，快了！”

父母渐老，我还未归。那时，我在上高中，父母四十刚出头，每个周末回家，家中大门总是锁的。顺着田野野去，父母或是挑着担子走回来，或是提着菜篮子满头大汗地赶回来。高卷的裤

脚布满泥土，被风吹乱的头发上还沾着几根稻草，但他们的步履却是那么有力量，甚至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还能箭步如飞。而如今，父母年逾古稀，空手向我跑来，已显踉踉跄跄。

高中毕业后，父母把我送到军营中经受锤炼。在他们眼中，要么三年退伍；要么奉献七八年。而我给父母的承诺是：十年后就回来！然而，28年过去了，从云南到西藏，从边疆到内地，从少年到中年，从当兵到转业，我，还在边防。

我当兵的地方是看天一道缝，看地一条沟的云南怒江大峡谷，属全军三类以上艰苦地区。买不到菜、用不上电、通不了信是常态，工作上艰辛，生活上艰苦，成长上艰难，一起入伍的老乡，大多产生了心理落差，有的甚至放弃了考学提干的机会。而我，作为一个贫苦的农民学生，为了军旅梦想，在坚守中渐渐习惯，在习惯中渐渐热爱，最终不负父母期望，以良好的表现和优异的成绩，入了党，考了学，提了干。然而，离家却越来越远，回家也越来越难。

当兵后，第一次探亲已是两年半后，从边疆辗转七八天的车程，拖着疲惫而浮肿的身躯，踏



上家乡热土，心情无比激动。那天，母亲好像有了心灵感应，或许是恩儿的眼光一直在远方眺望，离家还有好几条田埂，就见远处一个瘦弱的身影向我奔来，那是母亲！我急忙迎上去，两年多未见，母亲已明显苍老，人也消瘦很多。

后来，我上了军校，回了怒江，到了西藏，直至返回安徽前，一般一至两年探亲一次。每一次回家，都能看到父母多生出了白发和皱纹；每一次离别，父母都会牵肠挂肚，翘首以盼。光阴带走了父母的芳华，让我应接不暇、难以接受，时常感叹岁月的流逝。

“我们很好，请放心！”“照顾好自己，不必牵挂我们！”为了让子女没有后顾之忧地追逐梦想，父母把爱与不舍深深埋藏在心底。正如放飞的风筝，尽管我们每一次展翅高飞都会牵动着父母的心弦，但即便飞得再高再远，他们从不收线叫停，而是静候平安归来，并赋予我们再次高飞运行的力量。

以前，探亲次数很少，但假期还未满，父母就催我早点归队，说部队上忙着呢，要早点回去工作。现在，回安徽后离家近了，回家的次数也多了，可父母总问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希望我利用节假日回去取点他们自己种的菜。我知道，那是他们想让我常回家看看。

这么多年，我对父母有着太多的承诺，更有太多的失诺。因为知道只有他们会对自己无限包容，所以在见面时或电话中，总是过多地暴露出负面情绪，少了尊重与关爱。或许，我们习惯了诚恳接受领导的批评，却对父母的叮嘱显得不耐烦；习惯了给战友和朋友过生日，却不记得父母的生日；习惯了逢年过节慰问驻地敬老院，却很少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一声工作忙，一句没时间，就成了自己不回家最充分的理由。

我们时常关注孩子长大，却很少关注父母变老；时常关注自己工作干得好不好，却很少关注父母生活过得好不好。直到有一天，自己不经意的一次回头，在与父母目光对视的一瞬间，才突然发觉父母真的老了。

正如父母的年龄，才懂父母的心情。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孝顺父母，陪伴亲情，有时间，常回家看看；没时间，多打打电话。即便是一声呼唤，哪怕是一句问候，都会让父母不再孤独，让亲情充盈家庭。

我想，最成功的事业不一定要有父母的参与，但最幸福的生活一定要包含父母的快乐。或许，我在边防，回家还遥遥无期，但作为子女，无论在哪，一定要同父母心心相印！

(徐红云)

该文获征文活动一等奖

跟父亲学做人

如果说我家也有家风的话，则非“认真做事、忠于职守、无私奉献”这十二个字莫属了。而这，是我从父亲言传身教中慢慢领悟到的，已经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

1986年5月18日，作为武警中队长的父亲，在率队配合公安机关抓捕一名持枪劫持人质的战斗中，为掩护战友，双眼和头面部不幸被罪犯手中的猎枪击中，瞬间负伤失明。当时还在母腹中的我，就随着母亲父亲一起，奔波在合肥、上海等大医院，直到母亲肚子大到实在不方便坐车了，才躺在部队吉普车的后座上，颠簸几百公里回到老家黟县待产。母亲还因此难产，不是医生剖腹抢救及时，脐带绕颈的我，必将在母腹中窒息，自然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这些都是我懂事前，父亲亲口告诉我的。

不仅如此，父亲还告诉我，当时母亲风尘仆仆赶到省立医院父亲的病床前，他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低着头对结婚才满一周年的妻子说：“如果在一年前负伤失明，就不跟你结婚，不拖累你了。”“如果是那样，我会在病房里立刻跟你举行婚礼，做你一生一世的眼睛。”我的母亲却毫不迟疑地牵起他的手，坚定地说：“现代医学发展飞速，等到眼球移植术成功那天，我给你献一只眼睛，让你重见光明。”正是在我母亲的支撑和陪护下，才让父亲走出那段人生低谷，才有了后来的写作成就。

父亲的眼睛还是医治无望，看不见迟至半年的时间，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后来，在有关领导的关怀下，我们一家来到池州落户定居，从此我们有了一个温暖而又完整的小家。稳定下来的父亲，开始在母亲的支持下学习写作，走上了一条艰辛的文学之路。

一个盲人，什么也看不见，写作谈何容易。很小的时候，我就目睹父亲用一只圆珠笔，在一张张白纸上凭感觉摸索着写，不停地写，甚至连圆珠笔油写完了也不知道。他的处女作，写出母亲真情真爱的纪实散文《我的太阳》，就是这样写成的。文章发表后喜获全省报纸副刊佳作年度评比一等奖，一时轰动池城。记得当时的贵池县广播电台一个记者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我渴望父亲，豪迈地说：“长大后我也要当武警，跟爸爸那样去抓坏人。”

后来，为了方便写作，母亲打听到安庆有一所盲哑学校，便陪着父亲去学盲文。然而盲笔就像锥子，一次次扎破父亲的手指，鲜血染红了一个个盲文点字，父亲却一声不吭，咬牙坚持。年少的我，常常被父亲这种不畏艰难、勤奋写作的精神感动，真正懂得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内涵。

2005年后，凭借着一款语音读屏软件，父亲学会了使用电脑，从此打字、改稿、编辑投稿他都轻松搞定，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有了一个飞跃。我把父亲先前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文章一一敲打出保存，父亲知道了很是开心。后来父亲把这些文章集结起来，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点亮翅膀》。写作至今，父亲已经在十多种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200多篇，拿到获奖证书40多本，成了安徽省作协会员，中国盲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在我上实验小学三年级时，班主任大概从媒体报导中知晓了我父亲的事迹，便邀请我父亲来班上，给同学们讲他从一个武警战士，到盲人，再一个华丽转身，成为作家的人生故事。同学们听后十分感动，纷纷送上自己亲手制作的小工艺品、明信片等，致以真诚的祝福。班主任还让同学们以这次班会感受写一篇作文，并说要挑出几篇请我父亲指导。同学们更是跃跃欲试。

随着父亲名声越来越大，许多学校、部队、社区和机关单位，纷纷邀请他去作报告，至少说也有三十多场了。我曾打趣地问他，这样费心劳力地到处作报告，有报酬吗？父亲却严肃地责怪我道：“作为池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报告团’的成员，关爱下一代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谈何报酬。”

2019年，父亲先后被表彰为池州市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池州人、七月份池州好人、八月份安徽好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这一年，在池城秋桂飘香时节，省级记者团再次联合采访了我正当花甲的父亲，使他的事迹，通过广播、电视、省报和省级新闻网再次传向四面八方。今年建军节，父亲又走上了央视七套国防军事频道的特别栏目《我的名字叫建军》。

在我看来，父亲这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正是我家“十二字”家风的最好诠释。如今，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还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要努力，把父母亲

几十年心血凝成的良好家风接过来、传下去，还要用我的言传身教，最大限度地

去影响我的学生们，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江亮)

该文获征文活动二等奖

